

古典诗之研究

石文英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古典诗文研究散论

石文英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诗文研究散论/石文英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15-5023-6

I. ①古… II. ①石…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②古典散文-古典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973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6.375 插页:2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国风》的主导倾向是反动的么?	(1)
天籁自鸣 直抒己志	(7)
论汉儒美刺言诗	(13)
《汉诗赏析集》前言	(27)
两汉的《离骚》论争及其延续	(34)
《反离骚》与《剧秦美新》	(45)
王充论“奇”	(49)
——读《论衡·超奇篇》札记	(49)
翼翼归鸟	(64)
——读陶诗札记	(64)
刘勰对两汉学术文章的评判	(81)
“转益多师是汝师”	(95)
韩愈古文理论中的“道”及“胶”与“异”	(97)

儒家仁义道德观的境界

- 读韩愈《原道》札记 (106)
- 韩愈《进学解》非解进学 (115)
- 宋代学风变古中的《诗经》研究 (121)
- 朱熹论风骚 (137)
- 《醉太平·夺泥燕口》出处非《一笑散》辨正 (151)
- “浮休齐得丧，忧患塞乾坤”
——读《瘠瘞堂诗集》札记 (154)
- 严复译著的中西文化比较 (166)
- 严复论诗文 (179)
- 铅华落尽见清新
——读张宗洽《听雨楼诗词选》 (192)
- 《简明国学百题》前言 (194)
- 重读《论语》 (197)
- 后记 (200)

《国风》的主导倾向是反动的么？

70年代初,在我们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出现了《诗经·国风》的全盘否定。

《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虽然内容和倾向性都比较复杂,但不失为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面镜子,是很重要很宝贵的古代文献。《诗经》在先秦典籍中并不叫《诗经》,一般只称《诗》或《诗三百》,一共 305 篇,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即《国风》)160 首,基本上是各地民歌。“雅”分大、小雅,共 105 首^①,一部分用于朝廷宴饮、内外交际,也有相当一部分揭露性作品。“颂”40 首,是祭祀天神祖先的宗庙乐歌。鲁迅先生对“颂”是批判否定的,他说:“颂诗早已拍马”^②,认为“颂”是拍马文学的先驱;但他对《诗经》仍然给予高度评价,说:“《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③针对孔夫子对《诗经》的概括:“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鲁迅先生指出:“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有之。”^④“亦有甚激切者,如《大雅·瞻卬》。”^⑤《瞻卬》是对善恶不分、是非颠倒

^①此统计数字根据现存最完整的《毛诗诂训传》。大、小雅篇目共 110 首,其中 6 首笙歌无词。

^②鲁迅:《伪自由书·文学上的折扣》。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

^{④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编《书与诗》。

的“昊天”的声讨和控诉,表现了强烈的忿懣情绪。鲁迅先生又以“风”与“雅”比较,指出:“《国风》之词,乃更平易,发抒情性,亦更分明。”^③在《门外文谈》一文中,鲁迅先生对《国风》作了中肯的分析:“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④鲁迅先生对《诗经》各部分的看法,对《诗经》的评价,充分表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树立了如何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对待文学遗产的光辉榜样。

《国风》是《诗经》的主要部分,也是《诗经》的精华部分。《国风》大多数是民歌,这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是连古人也承认的。宋代道学家朱熹,在他的《诗集传·自序》中不得不承认:“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者,各言其情也。”在《答潘叔恭书》中,他写道:“凡言风者,皆民间歌谣。采诗者得之,而圣人因以为乐,以见风化流行,沦肌浹髓,而发于声气者如此。其谓之风,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风之动物而成声耳。”肯定了《国风》的社会功能和艺术特色。

当年在“四人帮”否定民歌的鼓噪声中,《国风》也被扣上“主要反映没落奴隶主的思想感情,贯穿着一条复辟倒退的黑线,是属于奴隶主阶级并为儒家克己复礼服务……”等一连串重大罪名,从本质上加以歪曲,从而作了定性处理:“《国风》的主导倾向是反动的。”于是《诗经》不得翻身了。

用来说明《国风》的“反动性”,最惊人最醒目也最尖锐的可以算是对《魏风·硕鼠》一诗的“考察”和“分析”了:“我们结合《鲁说》、《毛诗序》和《盐铁论》等有关这首诗的记载,终于发现这是一首恶毒攻击‘初税亩’制度的反动诗篇”,“这首诗的主人公不是奴隶,而是一个有黍有麦的奴隶主。”

^④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事实究竟如何？在此，有必要对《硕鼠》一诗进行辨析。
先看看所说的《鲁说》、《毛诗序》和《盐铁论》的有关记载：

履亩税而硕鼠作。——《鲁说》

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毛诗序》

周之末涂，德惠塞而嗜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于公乎，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作也。——《盐铁论·取下四十一》

《毛诗序》只一般地提刺重敛，并无履亩税的说法。《盐铁论·取下》篇记载的贤良文学与桑弘羊论辩时所引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袭用《齐说》（《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本身就是个《齐诗》专家）。履亩税，实行按地亩收税，也即“初税亩”，最早出现于鲁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魏风》是魏国灭亡前的作品。魏国在公元前661年为晋所灭，比鲁国实施初税亩时间早67年，相距半世纪以上。魏国在今山西芮城一带，鲁国在今山东曲阜一带。无论就时间、就地点看，说《硕鼠》一诗因“履亩税”而作，是没有根据的穿凿。《魏风》一共七篇，多是不满时政的话，有较强的战斗性，特别是其中的《伐檀》和《硕鼠》，千百年来为广大群众所传颂，脍炙人口。既然不便否认《伐檀》的价值，认为是“或多或少反映了被剥削阶级思想的诗篇”，“向奴隶主发出了忿怒的责问”，那么，就题材、思想论，和《伐檀》是姊妹篇的《硕鼠》为什么却成了“反动诗篇”？作品主人公为什么就是“一个有黍有麦的奴隶主”？为什么奴隶就不能是黍麦的合法的、理所当然的主人呢？黍麦是我劳动者种的，是我劳动的血汗结晶，奴隶主掠夺而去，占为己有，这就是吃我的黍和麦。难道连这一点也有所怀疑么？

硕鼠硕鼠，莫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誓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在诗篇中，把奴隶主比做贪得无厌的大老鼠，呼号别再吞食我的劳动果实。这和《伐檀》的“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完全是异曲同工，矛头对准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对奴隶主的愤怒指控。春秋时期奴隶集体逃亡、迁徙、暴动，更是遍及各诸侯国。“誓将去女，适彼乐土！”语言是何等果断，反抗的决心是坚定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语言又是何等抒情，奴隶们向往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理想之境。尽管在当时这只能是一种空想，但是从这朦胧的憧憬中却表现了他们和黑暗现实彻底决裂的斗争意志。《硕鼠》和《伐檀》同是奴隶的呼号，奴隶的造反号角，焕发着奴隶们阶级觉醒的曙光。说《伐檀》“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被剥削阶级的思想”，这是对《伐檀》的勉强肯定，实际上是对这一首“怨天”诗篇的损贬；把《硕鼠》打成奴隶主恶毒攻击初税亩的反动作品更是颠倒是非，不堪一驳。

《鲁诗》(又称《鲁说》)《齐诗》(又称《齐说》)韩诗(又称《韩说》)《毛诗》等，都是汉代经学博士或经师的一家之说。这些经师对《诗三百》妄加评点，肆意曲解，加上了许多荒谬的穿凿附会。在他们的笺注阐释下，《伐檀》是“伤贤者隐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禄……”(《鲁说》)，“君子不得进仕”(《毛诗》)。《豳风·七月》分明是一幅奴隶血泪生活的四季图，却成了周公“陈王业”的自我表白书。《周南·采芣》：“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这么一首内容单纯，反复吟咏劳动的小诗，居然也繁衍出一个“蔡人之妻，宋人之女”“甚壹而贞也”的故事来。正是这些经师的生花妙笔，把诗三百点化成“经”，成了儒家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教科书。这许多封建糟粕早

就扔进故纸堆了。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有人却又将之翻拣出来,不但不加以批判,反而如获至宝,经典似地加以引证甚至发展,轻率立论。这不是十分发人深省么?

《国风》中有相当数量的情诗。自从孔夫子宣布“放郑声”后,后代经师全都目不斜视地惊呼为“淫奔之词”。鲁迅先生为此指出:把郑国新兴的民间音乐和郑国民歌混为一谈,“遂亦疑及《郑风》,以为淫逸,失其旨矣。”^①并一针见血地透视这些腐儒,说他们“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②在江青把民歌诋为“黄色下流”的日子里,《国风》中的情诗,也被认为是“下流无耻”、“低级庸俗”、“具有巨大腐蚀作用”的洪水猛兽而横遭讨伐,这些情诗也成了《国风》的重大罪状,成为否定《国风》的重要依据。这真是叫人吃惊。

名曰“反孔批儒”,鼓吹宣扬的恰恰是孔家店的一套。“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所造成的这种严重混乱,难道可以等闲视之么?

不可否认,《国风》中有某些情调不健康、倾向不够鲜明的作品,少数作品流露着消极情绪,甚至有个别作品可能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东西。然而,这毕竟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足以掩盖《国风》的光采。古代民歌集中出现这种情况亦并不奇怪。历史上劳动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不但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文化上也遭排斥。历代民歌集子的采编整理,一是经过宫廷乐工之手,一是经过各阶层中的知识分子之手。采编的目的也各异。这就难免带进他们的趣味,也可能掺进一点假货,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可能侵袭到民歌这块领地。这种时代的、历史的局限性应该严肃认真地指出,但这决不等于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

^{①②}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编“书与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页。

天籁自鸣 直抒己志

在我国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中,有一个珍贵而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各个时期的民歌。这些民歌有如灿烂的星群,给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带来了生活的启示和希望,其生气勃勃的力量,直到今天还使我们感奋。

历史上民歌的作者是千百万无名氏。他们榜上无名,史上无传,他们是些普普通通的下层人民群众,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遭排斥。他们没有升沉进退的顾虑,不作穷达得失的计较,脑子里也无“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他们爱什么,憎什么,喜怒形于色,发于声。所谓“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①,所谓“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出,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②,指的就是民歌表达思想感情直接率真,不作文饰,在这一点上,不是一般士大夫文人所可企及的。

从奴隶社会,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歌始终把矛头指向剥削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周代民歌《伐檀》和《硕鼠》可以说是我国诗歌史上对剥削阶级的最初发难,也是我国诗歌史的光辉起点。

①刘毓崧:《古谣谚》序。

②黄遵宪:《山歌题记》。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漪。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貍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①

那些披着“君子”画皮的剥削者不只尸位素餐，且是贪得无厌的大老鼠。《硕鼠》一诗对之进行了愤怒的指控：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誓将去汝，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劳动人民再也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宣告要和黑暗的现实决裂，奔向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十五《国风》中的优秀诗篇，充分说明民歌一登上文化史，就立刻显示出强大的思想威力。

汉乐府民歌在我国诗歌史上是辉煌的又一页。其中脍炙人口的《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揭露了汉代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和艺术上的成熟技巧，直接启迪了建安诗歌，对后世作家具有积极的哺育作用，影响至为深远。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然而在繁荣富庶的背后又有多少血污和眼泪！敦煌无名氏诗《富饶田舍儿》中的那个土财主，不只宅连青云，牛羊满圈，粮食满仓，而且囤积居奇，买卖奴婢；更有一套勾官结吏的本领。看他好酒相劝，钱物供奉，极尽殷勤备至。“官人须应物，当家皆具备。县官与恩宅，曹司一家事。”地主

^①《诗经·魏风》。

阶级和官府衙门狼狈为奸,其包揽诉讼、横行乡里可想而知;地主阶级依仗财势,转嫁差役科税可想而知。这种盘根错节的微妙关系,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如何通过从中央到各级官吏,并依靠基层地主乡绅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而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

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丝衫随软舆。

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丧车。^①

这是唐明皇时代的童谣。官庭里盛行斗鸡游戏,十三岁的斗鸡小儿贾昌,以擅长训练斗鸡,深得李隆基恩宠,出入跟随皇辇,成为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红人。贾昌父亲死时,贾昌送丧,沿途由官府派民夫修路服役。唐明皇李隆基后期的荒唐生活,在唐代诗人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暴露和批判,而这首《神鸡童谣》却显得特别传神,抓住了斗鸡少儿贾昌“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丧车”这一典型环节,有力地说明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而老百姓横遭奴役又处于何等屈辱的可悲地位。

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

布政司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②

这首民歌与其说是明代的,不如说是整个封建社会腐朽的官僚机构的缩影。贪赃枉法、媚上欺下,是封建社会一般官吏的看家本领。民歌用三个递进的比喻句,贴切巧妙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态。从知县到布政司,有如从扫帚到叉袋口,他们搜刮剥削的胃口一个

①陈鸿《东城父老传》。

②《古谣谚》卷五十一《时人为官吏语》。

比一个大,贪婪的程度和官职的高低适成正比。最后一句画龙点睛,暗示出坐在京城金銮殿上的那个家伙就是最大的赃官。封建社会君临人民的,正是这一张以皇帝为首织成的偌大的剥削网。什么“仁政”“王法”,十成之九是骗人的鬼话。

从“里正”、“县官”、“知府”、“太守”直至“太师”、“丞相”,只要是坏蛋,民歌都不放过,剥他们的画皮,出他们的洋相,把他们的肮脏灵魂公诸光天化日之下,乃至指名道姓,劈头骂去:

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

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

这是《京师人为严嵩语》^①,抨击明代奸相严嵩。

还有更甚者:

穿上红袄,扎上红巾。天也不怕,地也不怕。

一心要把,“至正”拉下!^②

“至正”是元顺帝年号。民歌天不怕,地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天”,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至高权威。所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天命”摆在首位。所谓“君权神授”,皇帝也就称“天子”。天神也好,天子也好,反正神圣不可侵犯,不容得半点亵渎。民歌可不买账,指着天老爷的鼻子训他了: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③

①《古谣谚》卷六十五。

②《民间文学》,1962年6期《红巾军歌谣》。

③《豆棚闲话》,第十一则“党都司死泉生首”。

不只训斥,还要罢免,不只罢免,干脆咒诅他“塌”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我国文学史上的文人作品,包括诗赋散文,也有不少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吏治,其中最富民主性的作品甚至指向了最高统治者,然而他们不得不借古以讽今,或者采用其它影射的手法,例如要讲唐帝,托以“汉皇”;暗喻天子,明提“县官”。像“阿房阿房亡始皇”^①,这样单刀直入的快语,更是绝无仅有。本质差别还在于文人作品的揭露带有相当程度的劝谕成份,其出发点和目的在于维护剥削制度的现成秩序,或希望通过某种改革来巩固现有制度,因此纵有满腔苦衷,也总结合着不少披肝沥胆的表白。民歌就不一样了,揭露的目的不在补天而在翻天,所以干净利落,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卖国贼,投降派,野心家,这一类民族败类,历来为中国人民所唾弃,民歌中有不少作品是鞭鞑这些人的。例如袁世凯,他在近代史上臭名昭著,就有不少民歌为他显影。

五色旗,没有边,袁世凯,坐几天?

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②

袁世凯的皇帝梦做得发痴了,不惜把国家利权拱手奉送日本帝国主义,结果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聚众声讨。他心惊胆战,每一条神经都发了颤,连街上小吃摊子“元宵”的叫卖声也成了他的催命符(“元宵”音同“袁消”),于是下令改“元宵”为“汤圆”。人民就这件事编了歌,嘲笑他的狼狈,预告他的末日。

歌颂反抗斗争,歌颂人民的力量,也是民歌的重要主题。人民的力量无处不在。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暴力在渴望自由,渴望解

^①《古谣谚》卷六十九《始皇时童谣》。

^②李岳南《神话故事、歌谣、戏曲散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放的斗争人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①

这是东汉后期桓灵时的民歌，是起义者的豪情壮语。任你刺配，任你斩杀，就是要革命，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人民的力量从来就不容忽视。民歌用的是平凡朴素的比喻，但其显豁朗亮的语言，足以使一切反动派闻之魂飞魄散。

山歌子来八个头，阎王见我就忧愁。

孔夫子见我就下马，皇帝见我也低头。^②

多么神气威风！这首近代歌谣别具风格，以天真的口吻，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高于一切的“我”，也就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形象。他引吭高歌走过来了，他有八个头，那是不可征服的斗争意志和有生力量。圣人天子，神魔鬼怪，阴间地府，在他面前莫不失色。这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人，旋转乾坤的动力。

在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中，各时期民歌永远站在最前列引吭高唱，在光明和黑暗，新生和腐旧，进步和反动的每一次搏斗，都少不了民歌的催生和送死，这正是民歌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1975 年

①《太平御览》引《正论》。

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民族民间文学组《中国歌谣选第1集近代歌谣》，1958年版，第6页。